



彰武伯楊信傳

彰武伯楊信字文實昌平侯洪之從子洪擊虜於興
州一虜出陣前耀武信趨馬生擒之每戰必先士卒
初授鎮撫陞副千戶進指揮僉事正統己巳陞都指
揮僉事守柴溝堡是歲虜大舉犯京師信率兵入衛
陞都指揮同知景泰改元守懷來陞都督僉事歷左
右叅將協守宣府甲戌克總兵天順初陞都督同知
總兵鎮守延綏辛巳移鎮守大同己酉進伯爵復征
延綏虜既遁召還總督三千營虜復據河套爲患佩
平虜將軍印總制諸路兵虜平復守大同成化十三

年十二月卒計聞賜祭葬如例贈彰武侯謚威毅子
瑋嗣信驍勇善騎射在邊近四十年鎮以安靜人樂
效用所向成功亦可謂一時名將

豐潤伯曹公義墓誌銘

劉定之

國家開基創業之初能奮其智勇以際雲龍風虎之
會取功伐官祿吾聞之矣至於太平既久武節罕用
然而爲世胄者尚能因時之任使以赴機會樹績勲
增光祖禰垂休胤嗣自非其材武夔異等倫疇克介
哉若豐潤伯曹公吾所僅見者也公諱義字敬方先
世居揚州儀真曾祖花一祖勇燕山左衛副千戶父
勝指揮僉事皆以公貴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豐潤伯曾祖母黃氏祖母王氏皆贈伯夫
人母謝氏封伯太夫人公弱冠襲父職扈蹕征虜至

會州時 太宗方欲肅清沙漠將士非遴選不得從
宣德初擢都指揮僉事江西梅花洞賊施州衛刺者
洞蠻憑險竊發公往捕撫咸底靖謐擢中府都督僉
事 今上登極克遼東副總兵擊虜于寧遠至白雲
山取其輜重璽書賜征虜前將軍印爲正總兵與成
國公朱勇會兵兩汊口襲虜公功尤多陞都督同知
虜犯義州戡之于羊腸河陞右都督正統己巳與虜
戰遼河摧其前鋒旋師至廣平山東川洲虜復踵至
廻騎擊破之陞左都督景泰初追虜至梨皮峪鷹湖
東與叅將胡原分左右翼夾擊幾殲焉巡視遼戍至
仙靈寺虜穿塞垣深入與副將焦禮等設伏以待薄
暮虜至奮擊大破之最其前後大小戰無慮數十所
俘斬虜衆七百五十餘人雜畜三千餘頭匹奪還所
掠中國人畜幾至八千他器械輜重無算於是虜畏
公威名不復敢盜東北邊矣屢賜白金絲幣 上復
大位之初進公爵豐潤伯勲號奉天翊衛宣力武臣
階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祿一千三百石推恩三代子
孫世襲賜鐵券未幾以公年益高不欲使居極邊召
還入見慰勞甚至 賜羊酒居京師奉朝請久之以
疾卒時天順庚辰正月二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一

懷柔伯施聚傳

施聚北通州人父忠立功洪武永樂間陞金吾右衛
指揮使出塞征胡戰歿聚嗣官累有戰功正統九年
以都指揮征兀良哈功最陞督府僉事叅將遼東進
總兵都督 英宗北狩聚慟哭卽日引兵西裨將爭
進牛酒聚曰 王上安在忍受此數日抵京師天順
元年以禦胡功封懷柔伯食祿千一百石明年以守
邊久與世券聚智勇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在遼東訓
練有法增繕障塞興修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謚威
靖子榮嗣伯卒子鑑嗣伯坐法謫貴州立功赦復伯

不得任軍政卒子瓚嗣伯卒無子弟瑾嗣伯卒子燾
乞嗣伯吏部以聚無他奇功幸封伯而孫鑑復犯法
蒙 恩宥相傳數世在典爲濫請 上裁定詔予燾
嗣伯卒子嵩嗣伯卒子光祖嗣伯

東寧伯贈東寧侯謚襄敏焦公禮神道碑

李賢

公諱禮字尚節山後人曾祖克赤祖苦馬父捌思台
俱以公貴贈東寧伯曾祖妣伯顏禿祖妣苦翠妣伯
氏俱贈伯夫人公天資雄偉饒智畧善騎射累功至
通州衛指揮僉事永樂初屢從 太宗皇帝北征戰
功居多宣德初以遼東密邇諸夷命公往守適與虜
遇公當陣生致賊酋忽失捌餘皆潰散陞指揮使辛
卯邊將以公才堪御衆薦陞都指揮僉事壬辰以征
哨功進都指揮同知威名大振正統辛酉用都督曹

義薦陞都指揮使壬戌海西虜寇邊公率兵禦之獲
士馬甚衆癸亥朝廷嘉公之能遣勅命守寧遠乙丑
以公多邊功進左軍都督府事仍守寧遠丁卯公率
兵襲敗虜于境外以奇功陞都督同知復有白金綵
幣之賚己巳復襲敗虜如丁卯獲馬牛軍器無算勅
陞右都督克左副總兵白金綵幣之賚甚厚景泰甲
戌公復率兵對虜生致渠魁一人獲牛馬尤衆進左
都督天順改元 英宗皇帝念公久于邊遣勅封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東寧伯食祿
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明年召至京師慰勞

之陞辭降勅諭獎賜蟒龍衣并甲冑諸物公至鎮感
上知遇益竭力邊事未幾以疾卒天順癸未正月
十四日也距生洪武壬戌五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二

伏羌伯贈伏羌侯謚武勇毛公忠傳

鄧廷瓚

公諱忠字允誠姓毛氏先世蜀人曾祖始徙雍之武
威祖諱刺國初率衆歸附遂隸籍蘭州洪武丙辰歿
于王事考諱寶以雄勇選克總甲未幾癸巳收捕沙
州叛寇老的罕加伍長甲午集衆隨駕北征授昭信
校尉永昌衛百戶並贈右軍都督僉事祖妣都氏妣
皆氏並贈夫人公少膂力絕人善騎射年二十代父
領兵進征寧夏至賀蘭山後擒番王也先士于并部
衆馬駝以歸永樂甲辰復從北狩至半壁山荷賚與

回衛甘州操備宣德庚戌九月征曲先叛寇散卽思
追至恰思擒斬鎖南朵兒只等陞武毅將軍永昌副
千戶癸丑八月征亦不刺山擒僞少師咎卜至伯忽
僞知院乞察歹陞武節將軍正千戶甲寅七月修禦
永昌考來口征哨哈喇脫歡山遇敵擒達賊首完者
帖木兒等陞宣武將軍本衛指揮僉事乙卯八月策
應鎮番等處九月涼州破阿台賊兵於三岔河擒僞
千戶土昇十一月黑山擒賜朵兒別台陞指揮同知
賞賚有加正統丁巳陞其州右衛操備戊午二月達
賊朵兒只伯擁衆寇邊公從平虜大總兵蔣公征剿
追至兀魯乃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奇功陞
毅將軍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有銀碗文綺之賜
誥追封祖考如其官壬戌九月哨巡沙州繕修城堡
邊民賴之甲子四月巡迤北天蒼毛日等處乙丑正
月朝廷念公勲績賜勅獎諭加陞都指揮同知仍舊
操備丙寅 月哈密使臣朝貢歸過赤斤沙州罕東
遇達賊被掠朝廷以公素爲邊夷信服命出罕東追
撫公至大集渠魁諭以恩威虜卽羅拜悔罪盡還其
所掠時聞沙州都督喃哥偕弟却領占潛通瓦刺將
謀內寇其弟鎖南奔已密受爲封祁王逸去因令公

覘之廉得其實遂擒番僧加失領真并徵兵虜檄三
紙械送京師復領兵往沙州收捕喃哥等千二百人
招降赤斤達保帖木兒男婦四百餘口事聞陞都指
揮使且有白金文綺之賜戊辰三月奉勅征進罕東
等處至失刺哈真界夜集虜營生縛僞祁王鎖南奔
并部下二百餘人招降沙州等處土達七十餘人陞
右軍都督府僉事尋被誥命追贈祖考如其官乙巳
七月哨接叅將劉震軍馬至半截墩遇敵奪獲被虜
人畜甚衆勅克右叅將鎮守甘肅景泰庚午二月領
兵繕修高臺城堡堅完有備人甚賴之公一日令男

佺赴京奏事蒙持授佺百戶令齎勅回諭父子務在
同心協力盡忠報國時 英廟出狩虜廷公前所獲
奸僧加失領真因得不死遂投虜也先以師事之適
朝廷遣禮部侍郎李實爲通好計至則奸僧加失領
真欲圖復仇中公以奇禍因設問告李實實遂以其
言歸報公將獲罪而其之內外守臣及其邊人俱爲
公訟朝廷亦知其僞置之不問適福建賊起命公馳
往協守公居閩七年天順改元 英廟復辟卽日召
公於閩陞都督同知賜白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慰
勞有加時公以勤勞膺疾 上遣太監賜羊酒藥物

及日遣御醫診視公疾愈入謝 上思甘涼爲西北
重鎮欲得老成練達武臣乃命公協同總兵西寧侯
宋誠鎮守迨行前一日召至文華殿玉音下詢防邊
之策公應對咸稱旨 上嘉歎良久從容論之曰卿
爲國老成舊在西陲民情土俗諳練有素此行當宣
布朝廷威德加意撫輯人民俾知感恩報國遇有調
發必得其用毋致乖違有負委任之重諭畢 上親
授公以玉帶明日陞辭復賜白金五十兩金織蟒龍
袍尋召至文華殿面諭丁寧賜重寶一錠蓋 上在
虜廷時極悉奸僧之間而益信公之忠誠故恩遇之

隆如此九月領兵昌寧等處截殺鎮番等處隄備策
應涼州哨至板井寇聞公威名皆遁去明年戊寅
上遣使就鎮賜明甲鳳翅盔繡春刀以壯軍容仍降
勅獎諭是年佺病卒公今次男徹奏辭原授百戶有
旨毛忠在邊効勞還着男毛徹做百戶公受恩感激
愈深每征伐罄竭心膂務圖成功五月末昌黃成兒
西石門六月山丹紅寺兒甜水湖七月花寨寺溝凡
三戰皆大捷擒斬賊衆并奪獲人畜軍器不可勝紀
已卯五月陞右軍左都督仍舊鎮守公嘗護送都指
揮馬雲奉使撒馬兒罕及程俊使土魯番撒馬兒罕

使回又護送之公威望素著中外畏服所過畧無梗
阻辛巳正月虜酋孛來擁衆寇莊浪公與總兵宣城
侯衛穎分兵追擊之擒斬賊衆奪獲戰馬軍器人畜
賊勢少却隨領騎士二千於涼州十二里鋪墩安塘
衆方集適賊騎數萬突至公嚴督將士併力拒敵自
黎明至次日晡時士皆殊死戰凡百餘合賊應弦墜
馬者不計其算賊衆稍却虜酋復立陣前大言以惑
我軍重圍愈固公單騎往見責其不臣之罪目皆皆
裂援兵且俱至賊遂解去全師而還八月虜寇永昌
公屢截殺或夜却營壘以撓之斬獲首級戰馬軍器
弁奪回男婦三百餘牛羊驢騾以萬計癸未冬總兵
衛公與公計曰把沙吧哇等族咎啞馬吉思冬沙思
我思哥兒阿兒加倉等番夷久住莊浪涼州永昌阻
截搶劫殺害官軍不舉兵剿除深爲地方患遂合奏
刻日分兵攻之公分巴哇大族阿兒加倉小族至期
拒者戮之降者撫之不旬日功成惟莊浪軍馬進攻
咎啞馬吉思冬沙等族不下公又移兵攻之盡滅黨
與各族良善番官酋長公與總兵撫之安堵如故捷
奏進公爵爲伏羌伯食祿一千石協守如故成化戊
子八月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萬餘據石城砲

架山流賊鄰近震驚關陝其山七峰陡峻前此官軍
追剿每失至是公奉勅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總督
項公會行自十月初九日發哨期以軍至放砲掣軍
舉烟次日至石城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軍馬
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截山奪險敵
後哨至賊已大敗礮石滾木至以車輪磨石俱盡公
與孫鎧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峰聞山上老稚皆號泣
奔走功垂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掣軍賊遂乘
風盡抽餘黨以死決戰公顧孫鎧曰勢急矣我受高
爵厚祿職在滅賊勢不與賊俱生鎧亦顧衆曰我君

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騎與祖破陣以進孤
相持自己至酉陣凡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
盡公遂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執鎧
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海亦赴救歿之是月
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拔帳營中士卒皆聞甲馬
聲幕下卒王寬夢公曰我必將滿四馬上活活擒來
旣覺驚愕御史鄧公本端隔帳聞之卽起焚香祝曰
公果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爲具奏立廟祀公未幾滿
賊就擒伏誅忠義所感天固有以相之耶訃聞上
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

與葬祭給麻布一百疋齋糧一百石造塋域明器錫以鐵券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侯謚武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公體貌雄偉器量宏豁故人望而畏之卽而愛之性仁孝事先都督公盡色養母皆氏早喪事繼母都尤孝謹能樂友士大夫習古兵法料敵制勝雖古良將不能過平居不喜游畋不嗜貨利存心一以忠義爲主其訓子孫亦如之嘗賜五倫書謂子孫曰忠義盡在是矣汝等奉誦之母忽待士卒務察其饑寒勞苦惟恐有一人不得所故士卒樂爲之用嘗征甜水湖陣中一

軍馬被箭而仆公以所從馬乘之其招來達軍新者幼丁無倚悉派殷富軍家給其月糧冬布之半養之其半貯候長成爲婚娶之費凡士卒疾必與湯藥公至自省問如已子其愛護軍士皆類此軍旅所至市不易肆農不輟耕晏然不知有兵故喪還之日關中餽運道途行旅之人雖非甘涼部屬而平日威信所感動者莫不揮淚相弔至有迎觀而奠望門而哭者自公卿以及偏裨將士弔奠賻祭相屬於路越數月不絕凡荷朝廷暨親王賜祭無不嘉其忠義之節生榮死哀可謂至矣是歲十一月二十八日奉葬甘

州城南公生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夢以成化戊子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配真氏封夫人子男四長佺錦衣百戶贈伏羌伯次曇事釋氏次俊甘州右衛百戶又次徹甘州左衛指揮孫男九曰銳今襲伏羌伯鋼鑑鉞鎧鑕釧鐸銳鐸甘州左衛百戶孫女二弘治乙卯七月朝廷賜名其坊曰忠義以表厥宅里丁巳七月欽命所司於甘州擇地建祠賜額曰武勇以春秋祭之公名著華夷功施社稷侯封廟食金書鐵券輝映當時流傳百世蓋廩有生氣真宇宙間大丈夫也銳襲爵弘治元年命掛平蠻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湖廣尋改命總鎮兩廣信賞必罰威行不施功高不居詩書禮樂念念不忘蓋有古卻穀之風得非乃祖積功懋德及庭訓之所致歟

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傳

王世貞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
 日講修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
 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媪夢神人袞冕乘五
 下抱一兒授之驚寤聞啼聲則已生守仁岑媪以語
 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羣兒
 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柰何名泄之耶王父
 悟因為更今名即能言而讀書復即過目誦十一歲
 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
 令華以是奇之然為兒戲猶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

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它弟子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執文益大進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寶劍自茲其子出威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若齧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爲筴得入事上之其言皆警剴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甚脂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囚事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確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爲古文辭名藉藉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且爲之役耶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知

主山
采武

者衆譁且以爲仙而守仁遂游南屏虎跑諸刹與諸
禪衲偕徃徃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
御史陸爾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爲諸省冠
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中貴
人劉瑾等導上爲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
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
言爲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卽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
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載道卽
陛下非有意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
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

言官
許劉
璋
諫貴
湯

知
廬
陵
縣

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致
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歿而復
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人
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入
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室
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徃徃取心得不必
與前訓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而伏創書
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擢知廬陵縣至則
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總其凡囹圄空虛他若立
保甲清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兌絕鎮守橫斂至今守

河考
會試

之爲甲令云入觀遷南京刑部主事觀事成畱爲吏
部驗封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與
增城湛原朋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爲文選
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爲吏部器
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
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爲實功
縉紳之士非篤信其說則怪之以爲迂僻不堪用而
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爲不世
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寇憑險阻爲亂郡邑苦
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
則先行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 高皇帝訓
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而守仁左右
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僇之類又多爲之耳目守仁
微得老隸最黠者致密室而脇之曰汝自知當死不
肯爲極言賊情實吾貫汝隸追則盡吐賊情實守仁
笑而賞之乃故爲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彼或更在
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復止之或
將發復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道募選郡
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叅而身教
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富村追之

武教錄

卷之九

六十七
曼山館

歲賦

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追潰圍而出指揮覃
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後大舉守
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而需狼兵
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祥諭諸道姑以牛酒犒師
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謀賊懈即分兵為三路約以同
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奇兵乘間發
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斬獲大酋
詹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捷上因請
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可加歲俸
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巡撫權輕不足以控壓

命合

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不
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
而不罰其何以整齊眾心鼓舞士氣誠得以大軍誅
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
事如是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嘆
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奉改提督軍務兵馬糧
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武官逗遛
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益得展材用立
兵符申約事且為文撫諸賊詞旨悱惻懇至而賊酋
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皈命矣已遂運兵破橫

破賊巢

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鹵斬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桶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天鳳等三十四鹵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橫水時泖頭賊尚強而其酋池大鬚等尤黠桀故與降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鬚等欲歸死而盧珂等將乘隙而掩我家室今者不解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等急上變謂大鬚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寇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以新曆給大

已修大

鬚等且諭使來見大鬚乃語其腹心曰欲得伸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蹇勇九十二人裹甲來見守仁爲慰諭宴犒之館於祥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餼甚設大鬚等喜過望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鬚等魚貫入卽僂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歸發兵爲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泖頭石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鹵斬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

破賊巢

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守仁既已盡
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上進右副都
御史予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
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
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
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乃爲致良知
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其始頗推鵝湖謂
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致良知之
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檢束者喜其便直
推以上接孔子而初方者不能無呶訾矣時寧王宸

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

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中詭而守仁
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爲人語兩
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聞詔遣守
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道南昌圖歸省抵
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
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卽返而宸
濠已遣兵千人逆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是夕抵臨
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邀守仁起兵討
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

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謝源伍希
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
而憂宸濠之兵速出口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
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爲檄檄諸郡邑使
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卻未以邊兵四萬
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由水
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揚旦以
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趣
南昌所經由闕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爲蠟書貽李
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爲國至意第從夷使早出
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今
黠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微得書檄
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趣南京卽
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
守仁給之留少兵守城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
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謀
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鎮使精卒四百
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暮士蟻附而上
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樛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官人多
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

城申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
守仁畱二日卽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爲安慶所抗氣
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伍文定等
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都指揮余恩以游兵
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分爲十餘
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密相應與其前鋒遇於黃家
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邢珣以所
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羣起賊遂大敗
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六江之城守者以自
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小却守仁

擒宸

王偽
謀

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水
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
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而我兵四面至
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別沈水死
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人
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物亘十
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寢不下前是守
仁上宸濠僞檄末謂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
難民情騷尚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
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

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奠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絀姦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書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極不堪穴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羣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衙守仁不待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

賑卹其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時人以爲榮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筴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

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繼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 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黃綰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爲言之張聰霍韜等皆有所推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其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躡其鄰郡右都御史姚謨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盧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

江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
盧蘇等亦素懼守仁威名窘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
抵南寧卽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而
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
衆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百人入見
守仁爲諭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爲伍伯取完事而
已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
誅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斷藤峽者卽大藤峽其中
諸徭上連入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
盤桓三百里數出流劫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

大藤峽

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爲鄉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土
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敵者三千餘級鹵其男女牛
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
次第上疏而病矣始報平盧蘇等 詔賜金幣遣行
人奉璽書獎諭而及是平斷藤捷上則 上以手詔
問內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
術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聰桂萼薦萼
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強之而後萼長吏部聰入內閣
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安南守仁辭
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上疏稱守仁

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厲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萼覘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叅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且盡停其他小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上怒解使得襲錦

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與祭及贈告詞推明爲元勲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勲嗣守仁天資穎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氣節名世

又建不世勲迨有志聖學一切盡掃去之而識者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儁待宵人蹈險出危俶儻權譎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

新建伯王文成公傳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

胡端敏公孫忠烈公同舉浙江鄉試公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益進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明年瑾誅十二月陞南京刑部主事又明年調驗封是年陞署員外郎逾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九年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七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剝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名討賊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上卽與公兵符兼巡撫公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精兵數萬公智計絕人用兵神秘是年茶寮賊大起江廣湖柳騷然三四年矣上命三省會征公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水溪左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歸流亾

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涖頭賊尤悍
黠擬官僚號是冬峯猺旣殄益增機險阱毒虞王師
公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連
破二涖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
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藪
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都御
史叙子錦衣百戶公班師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
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訓禮嶺北
風俗爲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
道經豐城縣令顧必告公宸濠反狀公指心顧天誓
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反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
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謀
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
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
謬托心腹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
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乎賊果疑四路兵且至
不敢直趨南京又喜公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
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已大集使傳檄罵宸濠賊又
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
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旣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

唐書卷之九
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
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
師宸濠遂不聽公進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
拱櫛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
及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
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
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攘功忌公詭言巧譖
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
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機

曲算內貶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
如對勅敵宸濠竟得伏誅內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忌
公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名兵平賊歸功瓊內閣益不
說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
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
錫宴勞費爲詞嗾言官論沮公不得至京未幾外艱
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
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
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
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削籍紀

功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去公不自安累疏辭封
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已而言官及大臣又交
薦公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
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
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
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
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
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滌田山迎府
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
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蘇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
衆皆頓首願効死公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與
約且用爾衆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永順保靖上兵自
嶺南還密與領兵官約束過八寨徑搗其巢與蘇受
等兵相犄角或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
八寨劇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
詐專兵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
濠攻城紀律不臧奏捷誇張已甚及斥公學術不端
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憐公功又封爵本先朝信
令不允但停卹典子不得嗣封隆慶改元兩京言官
交章薦公宜世爵下吏部移江浙撫按諸臣覈功狀

如言官言復下廷議皆曰守仁不顧九族為國家平
大難功高賞格公論為惋宜世爵如 肅皇帝初旨

詔曰可遂以公子正億嗣伯未幾南京臺臣又以公
宜世廕錦衣復下吏部會多官議上詔世襲如故公

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
故眾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

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耳今人
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

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况矣公
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

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若後生輕據浮語欲當
短長本自不知公於公軒輊何有也萬曆五年正億

卒子承勲嗣伯 封爵考

此下
採入
論述
先生
學術
居多

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鑿
夷人缺舌語言不通無居舍先生至始教之範土架
木為小茨已就石穴而處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

病先生躬析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同旅行
者父子主僕駢首病歿為文瘞之而自為石郭以待
蓋先生于時因衝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
死生一念亦為拚置端居澄默以思倏若神啓大解

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不昧者相爲始
終不離倫物應感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證之六經
四子無不脗合益信聖人之道坦若大路如此著五
經臆說與學者嘗發格致肯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
伐木爲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安宜慰來
遺餽却之因申 朝廷威信令甲折減驛之議又諷
之出乎阿買阿扎之叛蓋不特忘在夷狄患難中且
有以行乎夷狄患難者與貴陽學使席公書往覆質
辨朱陸同異席大省著明寃錄而葺書院居先生率
諸生師事之庚午量移廬陵令時嘗論知行合一初

于門人徐曰仁發之謂稱人知孝知弟必其能孝能
弟卽知痛知痒非本諸身亦惡乎知蓋欲人反身默
識所以生生者惟此知故卽知而行在其中非聞見
知解之知也世儒局于習聞多駭疑者過常德辰州
見冀元亨蔣信劉觀時咸能卓立教之靜坐後稍有
悟德示書曰于此着力方有進步顧湏刊落聲華切
已用功重懲世亟標榜者在廬陵僅七月政務開導
人心不事刑威稽舊制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訟者
至使勸解化誨後幾無訟冬入覲台州黃宗賢縮來
問學自言於學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

患無功後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爲先生托孤以女娶其胤子是年先生陞南比部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會試爲同考試官識鄒文莊于糊名卷中一時人服其鑒同寮方叔賢獻夫位在先生上聞先生論學有契遂肅贄受學引疾歸西樵以卒其志先生尋轉文選員外郎陞考功司郎中門人稍益進已陞南京太僕少卿便歸省舟中與徐曰仁論大學宗旨曰格物是誠意工夫曰仁因省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知行合一旨益大洞然踰年至滁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柰何曰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就其萌動處省克到天理精明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雜思矣所謂知止乃有定也甲戌陞南京鴻臚卿年三十五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輩受業先生徃愆末俗卑汙來學者多就高明一路引掖時見有流入空虛放言高論者甚悔之自是教學者爲省克實功謂黃宗賢曰學須立誠從心髓入微處用功不然則平日所謂學者適以長傲遂非彼自謂高明光大而不知墮于狼戾險嫉矣謂陸澄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未可少有得卽自足堯舜

之上善無盡今學者于道若管窺天少有所見遂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終而先懷輕忽非笑心訑訑之聲音顏色有道者側觀之方爲之悚息汗顏而彼且畧無省悔可哀已澄問論道者徃徃不同何如曰道無方體卽天也人嘗言天實未知天若解道卽天何莫非道彼局于一隅之見以爲道止如此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何同異蓋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矣欲見此道須從此心上體驗始得澄問象山云在人情事變上作工夫如何曰除了人情事變卽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惟在人情裏其要在致中和謂汪司成浚曰心統性情寂感體用一原也顧用顯而易見體微而難知彼謂自朝至暮未有寂然不動時是惟見其用未得其體也善學者因用識體耳又曰體用一原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或問已發未發曰譬之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旣扣不可謂有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旣扣時亦止是寂天冥地澄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曰論本體原無出入

虞齋金 卷之九
若謂思慮運用是出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
既無所出何入之有出入只是動靜動靜無端何鄉
之有又曰心不可以動靜分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
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謂靜可見體動可見用
則得精神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
地人物皆然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從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
不能乃于初學入門時欲講求得盡豈有此理謂薛
尚謙曰學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驚識見者日見其
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又曰不
致良知而溺聞見是不務力田而惟糴以給朝夕
愚矣哉

先生在南昌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書詩爲贊
以賓禮見先生降階迎延上座問何冠曰有虞氏冠
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
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與反
覆論格致旨有省乃反服執弟子禮先生爲易名良
字汝止辛巳先生年五十遺友書曰近從百死千難
中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無不俱足譬
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亦

可免于没溺但恐學者易之將作光景玩弄不切實
用功負此知耳倫彥式以訓來學問學無靜根感物
易動處事多悔奈何先生謂學無間于動靜其靜也
常覺而未嘗無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故常
寂動靜皆有事焉是爲集義集義自無祇悔嗣謂聶
文蔚曰集義惟是致良知實致良知自勿忘自無意
必固我自勿助所謂必有事而勿忘勿助以此有事
非虛也嘗謂王純甫曰心外無善心外無義吾心之
處事事物物純乎理而無人爲之雜謂之善非在事
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義
非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致者致此若曰事事物物
求至善是離而二矣

先生憂居四方來學者踵至署其門屏曰孔孟之訓
昭如日月諸支離似是而非者異說也有志聖學者
歸求諸孔孟之訓可矣踰年四方來學者稱衆郡守
南元善大吉爲先生辛未所錄士也守紹時聞良知
旨嘗于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言先生
曰吾已言之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
審先生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
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劬稽山書院以待來學是年

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世儒外性求禮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叙之原云進賢舒國用芬來學先生與論律呂謂求元聲不在葭灰黍粒中在此心能致中和國用疑敬畏累灑落曰灑落生于天理常存天理常存由戒懼之無間敬畏固所爲灑落也答周道通問學章凡七皆發明良知旨答陸原靜問學章凡十六讀者喜澄善問因見先生答問之教云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工千經萬典無不昭合異端

曲學一勘盡破矣徐昌國談長生行嘗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超外器融道道器爲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夫消息盈虛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命而已問冲舉有諸曰盡爲性者可冲于天盡魚性者可沫于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國憮然曰命之矣蕭惠問死生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曰知晝則知夜曰晝有不知乎曰疇知晝哉懵懵而生蠢蠢而食不著不察終生夢晝也惟息有養瞬有存惺惺不昧通晝夜之道而知更何生死謂

陸澄曰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二氏不免又有虛無見在也惟此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聖人惟順此良知發用天地萬物皆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更無物作障礙也語張元冲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卽吾盡性至命能完養此身謂之仙能不染世累謂之佛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世儒不見聖學之全故見二成分別耳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其機要而範圍之顧其學自有宗也嘗曰世儒支離外索求明物理而不知吾心卽物理佛老空虛遺倫物求明心而不知物理卽吾心析心與理二之蔽也久矣宋至周程始追尋孔顏之宗其無極太極大公順應之論庶幾精一之旨陸象山之純粹和平雖若未逮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也嘗別湛文簡曰某溺于邪僻者二十年後賴天啓沿周程之說求之始稍有覺謂儲文懿曰世有周程吾得就弟子列誠大幸此不可得得其高第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信如此世窺二氏一班者輒拊擊周程卽孔孟亦弁髦之何哉甲申海寧董蘿石滢年六十八以詩聞江湖

間來見先生與語有省強納贄受學先生以師友之間遇之爲者從吾道人記具文錄中士人有疑爲學妨舉業者先生曰實志聖賢學者猶治家力產作業致富厚賓至出所有享之乃自享尤無盡也今世業舉者如治家不務居積而惟日假貸以延賓賓退而終爲寡人矣是求在外者也是歲從先生游者遇比多中式而錢梗魏良政發解江浙兩省馬士官司理者恨爲職業所縈無暇爲學先生曰凡學官先事離事爲學非吾格致旨也卽以聽訟言如罔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圓融而生喜因其請托而加憎

因有藉援而曲徇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浸譖而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何見對曰見市人皆聖人先生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他日董蘿石出游歸先生問如前董對如汝止先生曰此常事何異也汝止時圭角未融蘿石初機乍解見同答異一裁之一實之也錢洪甫嘗謂人品易知高者如太山在前孰不知仰先生曰太山不如平地也黃岡郭善甫挈其徒吳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旣至郭屬吳質之先生先生方就樓饘不答所問

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體孟語曰此孟中下乃能盛此體此案下乃能載此孟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吉涕泗橫下嗚咽不能對已良吉歸而安貧樂道不負師門云謂黃宗賢曰凡人浮躁忿慾皆緣良知蔽塞而後有非大勇不能克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恥已良知蔽塞耳今人以語言不能屈服人爲恥以意氣不能凌軋人爲恥以憤怒嗜欲不得直意任情爲恥恥非可恥而不知恥所當恥舛矣宗賢時貳秩宗常與朝議有驚直風故進之如此一日寓

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罷

生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懼也友不達先生曰可聞王汝止友就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惕然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卽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闕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

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淳淳講學也弟子曰詎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爲學又焉詎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已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默無不鍛鍊人類如此丙戌大計南元吉被黜書來問學惟以得聞學爲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間先生壯之還書相勗畢志此學具文錄中歐陽崇一守六安奏記問學凡四條答之一言良知非離見聞惟以致良知爲主則多聞多見皆致知之功二言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

明白簡易無憧憧紛擾之患三言致知非絕事應實致良知則行止生歿惟求自慊而不爲困四言致知非爲逆億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罔先生居里謗議日熾一日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媚嫉者謗或謂學駁宋儒泥同者謗或謂有教無類未保其往或以身謗先生曰莫有之顧吾自知尤切也蓋吾徃名根未能盡脫尚有鄉愿掩護意在今一任吾良知真是真非罔所覆藏進于狂矣唐虞佐龍勸先生徹講擇交先生報書喻爲金陶沙不能舍沙求金云聶又

蔚豹奏記謂斯學直信于一人雖不盡信于天下道固自在蓋明己之能篤信也先生報書謂孔氏欲以其學通之人人者實其一體之心不容自己非祈人之信已知己也文蔚初見先生未納拜後按閩聞訃始爲位哭稱門生云

先生居嘗揭教指四語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遵循無異也王汝中曰心無善惡則意知與物一切如是下二句非向上一機若爲剝語者特同錢洪甫質之於先生先生曰悟此本體人已內外一齊

了徹顏子伯淳所不敢承下二句乃徹上徹下語

學至聖人究竟無盡云先生嘗語薛尚謙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作好作惡惟循乎理不動於氣此聖人之所以能裁成輔相也佛氏則倚于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治天下矣語黃宗賢曰聖人心如明鏡纖翳自無不須磨刮常人心如駮蝕鏡須痛加刮磨方漸識本體頓少有所見而任其習氣昏蔽不免流入禪釋去也其年秋先生發越中道吉安語諸士友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欲坐享性安以

功大誤也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
顧借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先生非徒以言語告戒
也初第上安邊八策世艷稱之晚自省曰語中多抗
厲氣此氣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濟筮仕刑曹
首禁獄吏取飯囚之餘豢豕世亦傳爲美談晚亦自
省曰善歸已矣於人何此不學之過也寓京以書盡
規門弟至相牴牾有違言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
騰口說吾罪也在閩都人傳謗書心動自訟曰終是
名根消煞未盡媿矣平贛賊後語門弟曰吾每登堂
行事心體未能如友朋相對時則不安或問寧藩事

曰當時只合如此覺來尚有揮霍微動于氣功在使
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已之深切而用功之密類如
此

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鬻其產者先生辭之一日先
生偕董從吾王汝止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觀其風
景佳勝衷默悔前之未收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
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行里許
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已之難如此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時便

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
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
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
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
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
惶失措始是能行力處亦便是着力處

先生養病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朝夕璋上
虞人淳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於世味泊如也嘗躡

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訓以詩贈之曰

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云璋故精于天文地理
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
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筇輿訪之山中菜羹麥飯
信宿不厭歿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
縣楊紹芳立石焉

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畿王公鑑之及先生
也韓公與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
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勲臣貂蟬朝服乘
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
道左韓公至不下與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

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歆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張廷撰陽和言見紹興志

以上見耿恭簡集



